

FANGYAN YU PUTONGHUA JIKAN

方言与普通話集刊

WU-YUE, BEIFANG FANGYAN YU PUTONGHUA
吳越、北方方言与普通話

DI-WU BEN

第五本

WENZI GAIGE CHUBANSHE

文字改革出版社

FANGYAN YU PUTONGHUA JIKAN

方言与普通話集刊

WU-YUE, BEIFANG FANGYAN YU PUTONGHUA

吳越、北方方言与普通話

DI-WU BEN

第五本

WENZI GAIGE CHUBANSHE

文字改革出版社

出 版 說 明

这本集刊一共收集了吳越方言和北方方言与普通話对应比較的文章 10 篇,計吳越方言 6 篇(吳江、江陰、南通、金華、仙居)和北方方言 4 篇(唐山、山西、灵台、溫县)。

FANGYAN YU PUTONGHUA JIKAN DI-WU BEN

“方言与普通話集刊” 第五本

WU-YUE, BEIFANG FANGYAN FU PUTONGHUA

(吳越、北方方言与普通話)

BEN-SHE BIAN

本 社 編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90 号

WENZI GAIGE CHUBANSHE CHUBAN

文 字 改 革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陽門內前拐棒胡同 17 号)

新华書店發行

人民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¹/₁₆ 印張: 7²/₈ 字数: 170 千 印数: 1—2,150 册

1958 年 8 月第 1 版

195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統一書号: 9060·120 定价: (9) 0.90 元

目 录

吳 越 方 言

吳江方言研究	叶祥荅(1)
吳江方言的声調	叶祥荅(8)
江陰方言与北京音系的比較	邢儒南(12)
略談江苏南通專区方音的声母	徐鉄生(21)
金华方音与北京語音的对照	約 齋(25)
仙居方音和北京語音的对应关系	柯 乔(98)

北 方 方 言

北京与唐山地区語音辨正	潘鴻文(104)
山西方音中的声調与普通話的对应关系	王立达(106)
灵台方音与北京語音的对应关系	杜也平(111)
温县土話与普通話簡說	徐承俊(113)

吳越方言

吳江方言研究

叶祥苓

吳江县在苏州市东南，兩地相距仅二十余里。吳江县的方言屬吳音系，語音比較复杂，不但有別于苏州，即其所屬各区，在語音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別。早在三十年前，赵元任先生已对吳語方言做过比較全面的調查研究工作。从1928年出版的《現代吳語的研究》来看，赵元任先生已在吳江县調查过兩個区，一是黎里，一是盛澤。黎里和盛澤都在吳江县城东南，相隔不远，但方言却不完全相同。吳江县其余各区如震澤、蘆墟、平望、同里等地也各有出入。只有同里区的方言与吳江城区几乎完全一致。本文所指的吳江方言，乃是吳江城区的方言。

吳江县的方言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即声調特別复杂。《現代吳語的研究》的材料告訴我們黎里和盛澤的声調都有十个之多，这不仅在吳音系中是比較突出的，就是在閩音系、粵音系和客家話中，恐怕也是少見的。吳江(城区)的声調也有十个，但在調类的分化与归并上，与黎里、盛澤不同。本文着重对吳江(城区)声調的分析，并与黎里、盛澤兩地的声調作比較研究，这样可以进一步了解它們之間的相互关系。至于声母、韵母和声韵的配合关系，因限于篇幅，只能作概括的介紹了。

本文所用的音标是采取赵元任式的。这有两个好处：一方面与《現代吳語的研究》的音标取得一致，便于比較研究；另一方面赵元

任式的音标已为广大語言工作者所熟悉，容易接受。当然，方言不仅是語音的問題，也包括詞彙和語法兩部分，严格地說，本文仅仅是吳江方音的簡單介紹罢了。匆匆写就，疏漏的地方在所难免，希前輩先生指正。

声 母

(一) 吳江声母表：

發音部位 發音方法		双唇音	唇齒音	舌尖音	舌尖前音	舌面音	舌根音	喉音
塞 音	不送气	p 布		t 对			k 貴	ʔ 愛
	送气	p' 怕		t' 退			k' 塊	
	濁	b 別		d 道			g 茄	
塞擦 音	不送气			ts 周	tɕ 經			
	送气			ts' 槍	tɕ' 輕			
	濁			dz 泉	dʒ 琴			
鼻音	濁	m 門		n 南		ɲ 年	ŋ 岸	
邊音	濁			l 難				
擦 音	清		f 方		s 三	ɕ 香		h 化
	濁		v 房		z 時			ɦ 話

(二) 吳江声母描写:

1. 声母共28个,其中清声母15个:p, p', f, t, t', ts, ts', s, tɕ, tɕ', ɕ, k, k', ʔo, h。次濁声母5个:m, n, ŋ, ɲ, l。全濁声母8个:b, v, d, dz, z, dʒ, g, ɦ。

2. 古音全清次清的声紐都是不帶音的。全清不送气,次清送气。只有‘敷’母讀成不送气的擦音而归入全清。塞音的讀法比北京語音紧而脆,是法文派的硬音。其他音的讀法与北京語音相仿佛,唯ɦ是喉音,不同于北京語音的x。

3. 濁声母的發音比較复杂,分述如下:

b', d', g' 的發音在一开始时声帶就顫动,气流很强,分明是送气的。

dz 和 dʒ 的發音在开始时声帶不顫动,用严式国际音标来标音應該是 ts dz 和 tɕ dʒ, 气流很弱,分明是不送气的。

v 和 z 的發音在开始时声帶也不顫动,用严格国际音标来标音應該是 fv 和 sz。气流很弱,分明是不送气的。

ɦ 声母是在陽調类零声母字前面出現的。換句話說,陽調类零声母字在起音时都帶有喉音擦音,显得很‘重濁’。

m, n, ŋ, ɲ, l 5个次濁声母都不送气的。

4. n 和 l 两个声母分得很清楚,凡古音‘来’母字都讀l,‘泥’母字都讀n。

5. 只有 ts 組声母,沒有 tɕ 組声母,凡古音精、清、从、心、邪、知、徹、澄、照、穿、床、审、禪等母的字都包括在 ts 組,因此 ts 組的字就特別多。

6. ts 組中的 dz 和 z 两个声母最容易混淆,有些字讀 dz 或 z 都可以。有些字單讀的时候讀 dz,但連讀的时候却讀 z 了。有些字年齡大的人讀 dz,但年輕人却讀 z 了。但不管怎样,总有一部分字只能讀 dz 而不能讀 z,也有一部分字只能讀 z 而不能讀 dz。因此 dz 和 z 仍是两个不同的音位。目前的趋势是 dz 声母的字愈来愈多的可以改讀 z 了。吳江的

鄰县如吳县、苏州市等地的方言中, dz 声母已經沒有了,古音从母的字都讀擦音而归入 z 声母中。

7. 陰調类的零声母字,起音时往往帶有喉塞音(ʔ),故用 ʔo 来代表一个声母。

8. h 声母中有些字讀音靠前,如“花”“灰”等字,实际音值是 x,但字数不多,又不用来区别字义,故并入 h 声母。

9. m, ŋ 两个声母都可以自成音节,当作韵母,但只限于口語中。

韵 母

(一) 吳江韵母表:

第一表

韵头 韵母	开 口	齐 齿	合 口	撮 口
开 尾 韻 母	ɿ 司 ㄣ 朱	i 衣	u 烏	ɥ 羽
	ɒ 牌	iɒ 借	uɒ 怪 (白)	
	o 巴	io 亞		yo 靴
	E 杯		uE 弯	
	ɤ 抛		iɤ 飄	
	ə 潘	iə 怨	ue 官	
元韻 音 尾 母		ii 烟		
		ieu 偷		
声化 韻 母	su 多			
	m 亩 (白)			
	ŋ 五 (白)			
	el 兒			

注: “白”是口語

(二) 吳江韵母描写:

1. 韵母共47个,开尾韵母19个: ɿ, ɥ, i, u, y, ɒ, iɒ, uɒ, o, io, yo, E, uE, ɤ, iɤ, ə, iə, uə, ii。元音尾韵母两个: iəu, 3u。声化韵母三个: m, ŋ, el。鼻化韵母5个: a~, ia~, ua~, ɒ~, uɒ~。鼻音尾韵母6个: əŋ, iəŋ, uəŋ, yəŋ, oŋ, yoŋ。入声韵母12个: aʔ, iaʔ, uaʔ, ɒʔ, iɒʔ,

第二表

韵头	开 口	齐 齿	合 口	撮 口
鼻化韻母	a~ 張	ia~ 將	ua~ 橫	
	ɒ~ 帮		uɒ~ 光	
鼻韻尾母	əŋ 門	ioŋ 因	uoŋ 溫	yəŋ 云
	oŋ 風			yəŋ 勇
入 声 韻 母	aʔ 法	iaʔ 甲(文)	uaʔ 挖	
	ɒʔ 百	ioʔ 爵		
	oʔ 八	ioʔ 菊		
	əʔ 黑	ioʔ 一	uoʔ 国	yə 血
		iiʔ 雪		

注: “文”是書面語

oʔ, ioʔ, əʔ, ieʔ, uəʔ, yəʔ, iiʔ

2. 开尾韵母里的ɒ是吳江話的特征。發音靠后,帶有圓唇作用。吳江人是不会發ɑ的,但在鼻化韵母和入声韵母中,a~和ɒ~aʔ和ɒʔ却是两个不同的音位,絕不相混。

3. 开尾韵母里的舌尖元音只有ɿ和ʏ,沒有ɿ和ʏ,因为吳江話里沒有tʂ組声母。ɿ韵的字在北京語音中都是tʂ組的字,因此很容易誤会,以为吳江話中也有tʂ組声母。其实ɿ韵的“朱”“如”所以不同于ɿ韵的“資”“寺”,仅仅是圓唇不圓唇的区别,絕沒有翹舌作用。

4. 声化韵母中的m和ŋ韵,只限于口語,字数極少,只有‘亩’(m)‘嚙’(m)‘五’(ŋ)‘魚’(ŋ)‘我’(ŋ)等5个字。

əl的音值不同于北京語音中的卷舌元音,几乎沒有卷舌作用,还是以边音为主,故归并声化韵母中。吳江是沒有儿化韵的,əl韵的字只有‘耳(文)二(文)而、尔等几个字。

5. 元音尾韵母特別少,一共只有3u,ieu两个韵母。原因是北京語音里的元音尾韵母ei,ai,au,ou,在吳江話里都把i和u的元音尾丢掉而变成开尾韵母ɛ或ɒ了。ieu

韵是吳江話的特征,“狗、走、头、斗”等字都是这个韵。吳江鄰县的人,一听到这个音,就能断定你是吳江人。ieu韵的字在古音里是一等开口韵,今音应该都是洪音,但吳江却讀成細音,这也是比較少見的。

6. 鼻化韵母只限于a~和ɒ~两个元音,上面已經說过,吳江人不会单独發a,但在鼻化韵母中,a~和ɒ~却是两个音位。發音方法是开始时不帶鼻音,鼻音是后起的,所以鼻化的符号应该标在元音的右上角。

7. 鼻音尾韵母里的ŋ也不是固定的,可以靠前,也可以靠后,这仅仅是个人的語言習慣而已,不用来区别字义。任何一个吳江人,不管他的鼻音尾是ɒ或ŋ,都承認“民”和“明”,“宾”和“兵”是同音的。讀ŋ的人多些,所以一律标ŋ。并不是說吳江話里只有ŋ而沒有n。

8. 入声韵母一律收喉塞音(ʔ),不能区别古音-p,-t,-k的收音。aʔ和ɒʔ也是两个絕不相混的音位,尽管吳江人不能单独發a,但在入声韵里,aʔ的音值却非常固定的。

9. u韵碰到f,v声母的时候,嘴唇就一直保持唇齿相接的状态,不再改成ɹ了。这跟北京語音是一样的。

10. 开尾韵母里的O和入声韵母里的oʔ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元音,O的口型关,oʔ的口型开。

(二)吳江声、韵拼合分析:

1. 开、齐、合、撮四呼与声母的拼合关系:

开口呼除 tɕ, tɕ', dz, ɲ, ʃ, 5 个声母外,其他声母都能相拼。

齐齿呼除 g, ŋ, h 3 个声母外,其他声母都能相拼。

合口呼只能和 p 組和 k 組的声母相拼,其他声母都不能相拼。

撮口呼只能和 ts 組和 tɕ 組的声母相拼,其他声母都不能相拼。

2. 尖团音的問題: ts, ts', dz, s, z 5 个声

声韵拼合关系

(一) 吳江声、韵拼合表

第一表

韵母 声母	1	u	i	u	y	p	ip	up	o	io	yo	e	ue	ɤ	ie	ɛ	ie	ue	ir	m	ŋ	əl
p			比	波		爸			巴			杯		包	表	搬			边			
p'			批	坡		派			怕			胚		抛	瓢	潘			偏			
b			皮	婆		败			爬			陪		袍	瓢	盤			便			
m			米			媽			麻			梅		毛	苗	瞞			棉			
f			飞	夫								翻										
v			肥	符								凡			②							
t			低			帶 (白)						丹		刀	紹	端			顛			
t'			梯			他						推		滔	挑	食			天			
d			堤			大 (白)						台		逃	条	团			甜			
n			你			挪			拿			难		鬧		男						
l			利		慮	拉						来		老	潦	乱			連			
ts	資	朱	剂		痘	抓	借		蔗			追		遭	焦	專			尖			
ts'	雌	处	妻		趋	差			錯			猜		超	俏	穿			千			
dz	迟	除	齐						茶			才		潮	樵	傳			泉			
s	思	書	西		須	篩	写		沙			三		燒	消	酸			鮮			
z	时	树	徐			柴	邪		蛇			瑞		造		蚕			賤			
tɕ			鷄		居		家 (文)								交		捐		肩			
tɕ'			欺		区										巧		圈		謙			
dz			其		渠		①								乔		杈		鉗			
ɲ			泥		愚										饒		源		年			
ɕ			希		虛						靴				考		喧					
k						家 (白)		乖 (白)	瓜			該	規	高		甘		官				
k'						楷			跨			开	奎	考		塢		寬				
g						茄							环	搞								
ŋ						芽						呆		咬								
h						聲		歪	花 (文)			海	灰	好		酣		欢				
ɦ			移		余	鞋	谷	淮 (白)	画			孩	回	毫	搖	寒	园	完	鹽		五	兒
ʔ○			衣	烏	羽	挨 (白)	耶 (文)	坏 (白)	蛙	亞		哀	弯	凹	妖	安	淵	碗		亩		

①‘身体健康’的口語 ②‘不要’的口語

第二表

声母 \ 韵母	su	ɿu	a~	ia~	ua~	ɒ~	up'	əŋ	iəŋ	uəŋ	ɤəŋ	oŋ	ioŋ
p			浜			邦		奔	兵			蹦	
p'			碰			滂		噴	拼			捧 _(白)	
b			朋			旁		盆	貧			蓬	
m		謀	孟 _(白)			忙		門	民			蒙	
f		否				方		分				風	
v		浮				房		墳				馮	
t	多	丟	打			当		登	丁			东	
t'	拖	偷				湯		吞	听			通	
d	駝	头	蕩 _(白)			糖		盾	定			同	
n	奴					蠶		能				农	
l	罗	楼	冷 _(白)			狠		輪	拎			龙	
ts	租	周	張	將		庄		真	精			中	
ts'	粗	抽	昌	槍		窗		春	清			充	
dz		愁	長			藏		陈	秦			虫	
s	苏	收	商	相		双		升	心			松	
z	坐	受	腸	牆		牀		城	寻			誦	
tɕ		糾		姜					今		均		龔
tɕ'		丘		强 _(勉强)					輕				
dʒ		球		强 _(强弱)					琴		裙		穷
ɳ		牛		娘					人				絨
ɕ		休		香					兴		熏		凶
k	歌	溝	庚			岡	光	跟		滾		公	
k'	科	口	□ ^①			康	匡	肯		昆		空	
g			□ ^②				狂						
ŋ	蛾		硬			昂							
h	火		亨				荒	狠		昏		烘	
ɸ		油	行 _(行區)	羊	橫	降	黄	恒	形	混	云	紅	榮
ʔ [○]		欧	櫻	央	□ ^③	飢	汪	恩	音	溫	元	翁	雍

① ‘擦’的口語，‘擦去’也叫‘□去’。

② ‘挤’的口語，‘他挤我’也叫‘他口我’。

③ ‘蜜而無理’的口語。

第三表

聲母 \ 韻母	a?	ia?	ua?	ɒ?	ip?	o?	io?	ə?	iə?	uə?	yə?	iI?
p				百		八		不				笔
p'				拍		扑		潑				匹
b	撥			白		薄		勃				別
m	抹			麥		木		末				滅
f	法					福		拂				
v	乏					服		物				
t	搭				爹(白)	督		得				跌
t'	塔				、	托		脫				鉄
d	踏					讀		特				笛
n	捺					諾		納				
l	蠟				略	六		勒				立
ts	札			苟	爵	作		汁				接
ts'	察			尺	雀	觸		出				切
dz	鬧			着		濁		直				
s	杀			柵	削	速		塞				雪
z				石	嚼	熟		十				席
tɕ		夾(文)			脚		覺		急		決	
tɕ'		掐(文)			却		确		吃		缺	
dz							局		及		掘	
ɲ		捏			虐		玉		熱			
ɕ							旭		吸		血	
k	夾(白)		括	格		各		革		國		
k'	掐(白)			客		哭		克		闊		
g	軋							□ ^①				
ŋ						岳		核				
h	瞎		轄	吓		霍		黑		忽		
ɬ	匣		滑		藥	斛	浴	合	叶	活	悅	
ʔ [○]	鴨		挖	压	約	屋	育	盍	一		譽	

① ‘摸抱’的口語。

附表:

韵母	声母	p p' b m f v	t t' d n	l	ts ts' dz s z	tɕ tɕ' dʒ ɳ ʅ	k k' ʃ ʅ	g ŋ h
开口呼		有	有		有	無	有	
齐齿呼		有	有		有	有	有	無
合口呼		有	無		無	無	有	
撮口呼		無	無	有	有	有	無	

母都与齐齿呼、撮口呼相拼。因此古音精母組的字和見母組的字在今音 i, i- 和 y, y- 前头是不同音的。方言中分尖团的方法不是一致的,有的在齐齿呼前不分尖团,在撮口呼前分尖团。吳江分尖团的方法是:不管在齐齿呼或撮口呼前,尖音一律讀 ts 等,团音一律讀 tɕ 等。

附表:

尖音	团音
剂 tsi	飢 tɕi
疽 tsy	居 tɕy
妻 ts'i	欺 tɕ'i
趋 ts'y	区 tɕ'y
西 si	希 ɕi
須 sy	虛 ɕy

文白兩讀的問題

文白兩讀是指一个字音有兩種讀法,一种是口語里的讀法,另一种是書面語里的讀法。吳江話里文白兩讀的字很多,像上面声韵拼合表中 kɔ 音位所包括的字全部都是口語里的讀音,書面語里根本沒有 kɔ 的音位。口語与書面語讀音的不同,不是在声母上起变化,便是在韵母上起变化,声調是不会变化的。下面列举一些文白兩讀的例字,以便分析研究。

第一表中 10 个例字文、白的讀音不同,主要是韵母起了变化。口語里都讀 ɔ 韵,而在書面語里却改讀 E 韵了。这 10 个字在北京語音中都讀 ai 韵。吳江口語的讀音与北

第一表

例字	口語讀音	書面語讀音
挨	ɔ	E
敗	bɔ	bE
买	mɔ	mE
奶	nɔ	nE
賴	lɔ	lE
齋	tsɔ	tsE
差	ts'ɔ	ts'E
淮	uɔ	uE
乖	kup	kue
快	k'up	k'uE

第二表

例字	口語讀音	書面語讀音
加	kɔ	tɕiɔ
膠	kɔ	tɕiE
夾	ka?	tɕia?
間	kE	tɕiɪ
江	kɔ~	tɕiɔ~
更	ka~	tɕiɔŋ
龔	kɔŋ	tɕiɔŋ
角	ko?	tɕio?
覺(覺得)	ko?	tɕio?
恰	k'p?	tɕ'ip?

京語音相差很远,而書面語的讀音与北京語音比較接近,因为 E 和 ai 的區別仅仅是把元

音韵尾 i 丢掉，口形稍关而已。第二表中的 10 个例字在古音都是开口二等韵見母字。在北京語音中，都因顎化作用声母变成 tɕ 了。在吳江話里，口語仍讀 k，書面語也讀 tɕ 了。这些例字当然不能代表吳江話里全部文、白兩讀的字，但就从这些例字中，可以發現文、白兩讀之分，不是毫無規律的。往往某一个声母或某一个韵母所包括的字成套的變讀的，而且變讀的方向是愈來愈同北京語音相接近。這說明吳江方言也受北方官話的影响

而在逐漸变化了。目前的趋势是書面語的讀音愈來愈占上風，特別是一些新的詞，如“解放日報”的“解”字，“膠濟鐵路”的“膠”字都只有書面語的讀音，不再有口語的讀音了。因此，推广以北京語音为标准的普通話，不但符合广大人民使用語言的習慣，也是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这一点在方言的变化上是完全可以找到有力的根据的。

(1956 年 12 月于南京师范学院)

吳江方言的声調

叶 祥 苓

吳江(城区)的声調共有 10 个，但在調类的分合上，与黎里、盛澤不同。故本文在分析吳江(城区)声調的同时，也与黎里、盛澤兩地作比較研究，这样才可以进一步了解它們之間的相互关系。

一、吳江(城区)声調表

为了便于說明，列表于后。表中第一縱行是古音的平、上、去、入。因为我們还不知道古音声調的音值，所以只好写上四个类名。第二縱行是古声紐的清、濁(包括全清、次清、全濁、次濁)。因为声調的变化与發音部位無關，而与發音方法有密切的联系，所以这一行是最重要的，可以看出吳江(城区)声調分化与归并的条件。第三縱行是例字；第四縱行是吳江(城区)方言的調类和調值。

二、吳江(城区)声調与古音平、上、去、入的关系

吳江(城区)的声調有 10 个之多，如果拿今天的北京語音来作对比，則距离太大，簡

直無法理解。但如果拿古音的平、上、去、入再加上声紐的清濁来作比較研究，則完全可以找到其分化、归并的条件，分述如下：

1. 古音的陰平，不論全清次清，在吳江(城区)也是陰平，調值是 ˩₄₄。

2. 古音的陽平，不論全濁次濁，在吳江(城区)也是陽平，調值是 ˩₁₃。

3. 古音的陰上在吳江(城区)分化成两个調类，分化的条件是以發音方法的全清和次清来决定的。全陰上的調值是 ˩₅₁。次陰上的調值是 ˩₃₂₃。

4. 古音的陽上，不論全濁次濁，在吳江(城区)也是陽上，調值是 ˩₃₁。

5. 古音的陰去在吳江(城区)分化成两个調类，分化的条件也是以發音方法的全清和次清来决定的。全陰去的調值是 ˩₄₂₃，次陰去的調值是 ˩₃₂₃。

6. 古音的陽去不論全濁次濁在吳江(城区)也是陽去，調值是 ˩₁₂。

7. 古音的陰入在吳江(城区)分化成两个調类，分化的条件还是發音方法的全清和次

古調類	清	濁	例 字	吳江(城區)調類與調值	
平	清	全清	剛知專尊丁邊安 婚 商三 飛	陰 平	˩˨˨
		次清	開超初粗天偏		
	濁	全濁	窮陳牀才唐平 寒 時詳 扶	陽 平	˩˨˨
		次濁	鵝娘人龍難麻文云		
上	清	全清	古展紙剪短比 襖 好 手死 粉	陰 上	˨˨˨˩
		次清	口丑楚淺體普	併入陰去(次清)	˨˨˨˩
	濁	全濁	近柱是坐斷抱 亥 社似 父	陽 上	˨˨˨˩
		次濁	五女染老腰馬武有		
去	清	全清	蓋帳正醉對變 愛 漢 世送 放	全陰去	˨˨˨˩
		次清	抗 唱榮 怕	次陰去	˨˨˨˩
	濁	全濁	共陣助暫大備 害 樹謝 飯	陽 去	˨˨˨˩
		次濁	岸 閭漏怒帽望用		
入	清	全清	急桌暇接得百 一 黑 說惜 福	全陰入	˩˩
		次清	曲 尺七鉄匹	次陰入	˩˩
	濁	全濁	局宅食奈讀白 合 舌俗 服	陽 入	˩˩
		次濁	額 六納麥 藥		

清來決定的。全陰入的調值是 ˩˩，次陰入的調值是 ˩˩。

8. 古音的陽入，不論全濁次濁，在吳江(城區)也是陽入，調值是 ˩˩。

總的來看，吳江(城區)聲調的歸類與古音的平、上、去、入完全可以對得起來的，所不同者：

1. 古音的陰上和陰去，原是兩個調類，但在吳江(城區)方言里，却因全清次清的關係，分化為四個調類了。不過吳江(城區)的次陰上和次陰去的調值完全相同(都是 ˩˩˩˩)所以事實上只多出一個調類。現在我們根本不知

道古音的調值，所以不能斷定是次陰上變為次陰去，還是次陰去變為次陰上。但在吳江(城區)方言里，去聲的調值不論清、濁，都是先降後升的曲折調，因此把次陰上併入次陰去。這樣一來，曲折調只限於去聲，也是合情合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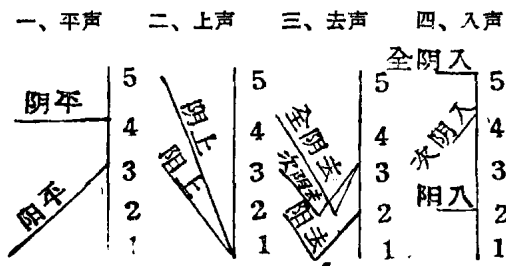
2. 古音的陰入在吳江(城區)方言中，也以全清次清為條件分化成兩個不同的調類——全陰入和次陰入。

吳江聲調分化的條件，乃與發音方法的全清、次清有關，而與發音方法的全濁、次濁無關，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吳江縣其餘各

区調类分化的条件,也有类似的情况。

三、吳江(城区)声調的描写

1. 相对音高較低 我們知道嗓子的尖粗(绝对音高),可以因人因地因时而异;而声調的高低升降(相对音高)是比較固定的。吳江(城区)方言里 10 个声調的調值都是比較低的。現在用一条豎綫作比較綫,分成五度,分別用 1、2、3、4、5 表示低、半低、中、半高、高。再在比較綫的左边用綫来表示声調的高、低、升、降。因吳江(城区)的調类較多,分平、上、去、入四圖来表示:



从上圖中可以看出,調值到达 5 度的只有陰上和全陰入。到达 4 度的只有陰平、全陰去和次陰入,其余 5 个声調的調值都在 4 度以下。再看今天的北京語音,4 个声調中陰平、陽平和去声都到达 5 度,上声也到达 4 度,对比之下,吳江(城区)声調的相对音高显然要低得多了。

2. 去声中 3 个降升調的比較: 全陰去的調值是 $\vee_{423}$, 次陰去的調值是 $\vee_{323}$, 陽去的調值是 $\vee_{212}$, 調值的高低度虽不同,但調型都是先降后升的曲折調,因此听起来很容易混淆。

全陰去的起音是 4 度,降到 2 度后回升到 3 度,念这个調子时,曲折的味兒很容易感觉到。与北京語音里上声的調值有些相仿佛,不过北京的上声起音低,收音高,而吳江(城区)的全陰去起音高,收音低。

次陰上与全陰上的区别,只是在起音的高低度上相差一度。这一点細微的区别,如

果不是同一發音人在同一时候念,很不容易分辨出来。下面 4 对例字,每一对例字的前一字屬全陰上,后一字屬次陰上,用吳江(城区)話連起来念,就会發覺前一字起音要比后一字高一度。

盖、抗 醉、菜 变、怕 帶、太 季、气
門、透 半、判 証、秤 做、醋 顧、庫

陽上和次陰上的区别,比較容易分辨。因为陽上都是濁声母字,由于声帶顫动的影响,起音和收音都比陰上次清要低下一度,下面 10 对例字,每一对字的前一字屬次陰去,后一字屬陽上,用吳江(城区)話連起来念,虽調型完全相同,但起音和收音上,后一字都要比前一字低下一度。

上面已經提到,吳江(城区)的次陰上归并到次陰去,这种陰上与陰去相混的現象,在其他方言里是很少碰到的。为了証明次陰上和次陰去的調值确是完全相同,而不是我們在听音記音时發生的誤会,下面列举 10 对例字,每一对例字中的前后兩字,在古音的声紐和韵攝完全相同,所不同的就是前一字是上声,后一字是去声,但在吳江(城区)方言里,却因次清的条件而完全同音了。

慷 = 抗 丑 = 臭 口 = 寇 悄 = 俏 考 = 靠
傀 = 塊 吐 = 兔 彩 = 菜 取 = 趣 体 = 替

明釋真空在《玉鑰匙歌訣》中对古音的描写有“去声分明哀怨道”之句,这用来描写吳江(城区)的去声例是挺适合的。因为吳江(城区)去声的 3 个調型,都是先降后升,音程很長的曲折調。当然,真空是明朝人,也不可能知道古音的調值,我們决不能根据“分明哀怨道”5 个灵活性很大的字,就認為吳江(城区)去声的調值与古音比較接近。

3. 入声的調值: 在吳江(城区)方言里,古音的入声字几乎全部保留下来了。我們知道古音的韵母可以分成兩类,一类是拿元音收尾的,限于平、上去三声;一类是拿輔音收尾的,輔音韵尾有六个: -m, -n, -ŋ, -p, -t, -k。

平、上、去 3 声收 -m, -n, -ŋ 的相配的入声收 -p, -t, -k。今天还保留入声的方言中, 只有粵語、閩語和客家話还保留 -p, -t, -k 韵尾。吳江(城区)的入声不是收 -p, -t, -k, 而是收喉塞音[ʔ]的。即在發音时, 气流刚从声門冲出, 声帶馬上紧閉, 因此音程显得很短促。

3 个入声調类中, 全陰入的起音最高, 到达 5 度, 收音时因受声帶紧閉的影响, 有稍稍上升的感觉, 但并不显著。次陰入的起音要比全清低, 收音时上升一度。陽入的起音最低, 收音时也有稍稍上升的感觉。总之, 三个入声調值的共同特点是音程短促, 頗有“一發即止, 稍蹤即逝”的意味。次陰入收音时的上升一度也是非常短促的, 决不像陽平(4₁₃)那样舒緩, 故标調值时所用的符号是 4 而不是 4, 用音乐上的术语來說, 平、上、去三声都是一拍, 而入声只是半拍。

四、吳江(城区)声調与黎里、盛澤的比較

为了便于說明, 列三地声調表于后。表中黎里、盛澤的調值都以《現代吳語的研究》中所記載的为标准。不过《現代吳語的研究》中描写調值的符号比較細致, 半个音的高低長短都能表示出来。为了便于比較, 就把黎里、盛澤的調值改用 5 度制声調符号来表示, 这样一来, 实际音值上就有一点兒出入, 如黎里陽去的調值是 7^b₃, 現改为 4₁₃, 好得調型沒有变, 差別是很微細的。

从右表中来看吳江(城区)、黎里、盛澤 3 地声調的异同:

1. 陰平和陽平的归类, 三地完全相同。

古四声	清	濁	黎 里	盛 澤	吳江(城区)
平	清		144	142	144
	濁		233	231	213
上	清	全清 次清	41	51 112	51 并入去 声次清
	濁		2324	212	111
去	清	全清 次清	513	413	423
	濁		113	113	212
入	清	全清 次清	15 146	14	15 34
	濁		123	123	12

2. 陰上在黎里只是一个調类, 但盛澤、吳江(城区)却有全清次清之分, 不过吳江(城区)的次陰上却归并到次陰去中去了。

3. 陽上的归类, 三地完全相同。

4. 陰去和陽去的归类, 三地完全相同。

5. 陰入在盛澤只是一个調类, 但盛澤、吳江却有全清次清之分。

6. 陽入的归类, 三地完全相同。

綜上所述, 三地陽調类的归类都完全一样, 陰調类的归类, 則稍有出入。所以有出入的原因, 还是全清、次清的关系。盛澤陰入不分全清、次清, 而黎里、吳江(城区)分全清、次清, 黎里陰上不分全清、次清, 而盛澤、吳江(城区)分全清、次清。每一种方言, 都有它不同的分化的条件, 研究起来, 倒是耐人寻味的

(1956 年 11 月于南京师范学院)

江陰方言与北京音系的比較

邢 儒 南

一、声和韵

我們要求出江陰方言和北京音系兩者之間的异同，首先要把江陰方言的声韵和北京語音里的声韵加以比較，然后方能找出它們之間的对应規律来。我們先来看一下兩方面声母异同的情况：現在北京語音里所用的声母共有 21 个，这 21 个声母的音值是：[p] [p'] [m] [f] [t] [t'] [n] [l] [k] [k'] [h] [tɕ] [tɕ'] [ɕ] [tʂ] [tʂ'] [ʂ] [ʐ] [ts] [ts'] [s]。北京語音是沒有[b-] [d-] [g-] [v-] [dz-] [z] [dz-] [ʒ] [ʃ] 等濁音声母的。日母[ʐ]的音原来是出于古代的一个鼻音声母，并不算是真正的濁音声母。江陰方言的語音里，不但把以上的濁声母全部保存，并且有[ŋ-] [ŋ-] 兩母。它比北京音系少舌尖后音[tʂ] [tʂ'] [ʂ] 一組声母，共有声母 28 个(見表)，这是兩個語音系統在声母方面的异同。

由于江陰方言里保存了濁声母，所以平、去、入三个声調里都分陰陽(陽上并陽去)，当然我們不能說有了濁音声母，調类就能分陰陽，这只是因为江陰的陰陽声調的分类，都很合于古音里清濁声母的区别而这样說的。我們看，在北京音里的“报豹抱鮑飽暴”讀音都是[pa'u]，在江陰語言里就有“报豹”[po']和“抱鮑飽暴”[bo] 讀音的不同；北京音里“飯販泛犯”都是[fan']，江陰語音里是“泛販”[fæ']同音，“犯飯”[væ']同音，北京語音里的“弔釣掉調”[tiau']同音，在江陰語音里是“弔釣”[tio']同音，“掉調”[dio']同

音；北京語音里的“付赴富”和“妇負父附”[fu']同音，江陰語音里是“赴付富”[fu']同音，“妇負父附”[vu']是同音。在平声里，北京語音也分陰陽，江陰語音也分陰陽，但是北京的字音里是沒有濁音声母的。那么江陰語音里平声的濁音声母的陽声字，是否和北京語音里的陽声字相合呢？一般說来，它們大都是合的。例如：

北 京		江 陰	
陰	陽	陰(清)	陽(濁)
拋 [p'au]	袍 [p'au]	拋 [p'o]	袍 [b'o]
潘 [p'an]	盤 [p'an]	潘 [p'o]	盤 [b'o]
噴 [p'en]	盆 [p'en]	噴 [p'en]	盆 [ben]
批 [p'i]	皮 [p'i]	批 [p'i]	皮 [bi]
飞 [fei]	肥 [fei]	飞 [fi]	肥 [vi]
夫 [fu]	扶 [fu]	夫 [fu]	扶 [vu]
胎 [t'ai]	台 [t'ai]	胎 [t'æ]	台 [dæ]
湯 [t'an]	唐 [t'an]	湯 [t'a]	唐 [da]
筐 [k'uan]	狂 [k'uan]	筐 [k'ua]	狂 [gua]
亏 [k'uei]	葵 [k'uei]	亏 [k'uei]	葵 [guai]
蒿 [hau]	豪 [hau]	蒿 [h'o]	豪 [fio]
烘 [hun]	紅 [hun]	烘 [hen]	紅 [fien]

就拿江陰語音里的入声字，分派到北京音系里的平声的陰陽調类里来講，濁音声母的字，也大部分归在北京音系的陽平声里。例如：

北 京		江 陰	
陰	陽	清(入)	濁(入)
八 [pa]	拔 [pa]	八 [pa]	拔 [ba]
剝 [po]	箔 [po]	剝 [po]	箔 [bo]
扑 [p'u]	僕 [p'u]	扑 [p'o]	僕 [bo]
發 [fa]	乏 [fa]	發 [fa]	乏 [va]
搭 [ta]	达 [ta]	搭 [ta]	达 [da]

滴 [ti] 敌 [ti] 滴 [tir] 敌 [dir]
 喝 [hə] 合 [hə] 喝 [hə] 合 [hə]
 激 [tɕi] 及 [tɕi] 激 [tɕiɜ] 及 [dɕiɜ]

也有部分的字没有这样分得十分清楚的。比如北京语音里的“鵠”[kə]和“革”[kə]是分陰陽的，在江陰的語音里是同屬清聲母的。“郭”[kuo]之与“国”[kuo]也同样是一样，北京音里分陰陽，江陰語音里聲母不分清濁。但我們最可以肯定的，就是在江陰語音里濁聲母的入聲字，是沒有派入北京的陰平聲里去的。

江陰語音沒有舌尖後音 [tʂ] [tʂʰ] [ʂ]，北京語音里的舌尖後音，在江陰語音里大約可作如下的比較：

北 京	江 陰
‘者 蔗’ [tʂʰ]	‘者 蔗’ [tsa]
猪 朱 [tʂu]	猪 朱 [tɕy]
渣 炸’ [tʂa]	渣 炸’ [tso]
車 ‘扯 [tʂʰe]	車 ‘扯 [tsʰa]
春 ‘蠢 [tʂʰun]	春 ‘蠢 [tɕin]
沙 ‘傻 [tʂa]	沙 ‘傻 [so]
書 ‘暑 [tʂu]	書 ‘暑 [ɕy]

在这里可以看出北京語音里的舌尖後音，在江陰的語音里不是变为舌尖前音就是变成舌面音。所以在江陰的語音里“齋”[tʂai]与“灾”[tsai]，“招”[tʂau]与“糟”[tsau]，“爪”[tʂau]与“早”[tsau]，“差”[tʂʰai]与“猜”[tsʰai]，“抄”[tʂʰau]与“操”，[tsʰau]，“篩”[tsai]与“腮”[sai]，“稍”[sau]与“騷”[sau]，“山”[san]与“三”[san]都是同样沒有分別的。北京的舌尖後音拙[tʂuo]、緬[tʂuo]、準[tʂun]、准[tʂun]、褚[tʂʰu]、处[tʂʰu]、‘黍[su]、蔗[su]在江陰音里都是舌面音拙[tɕio]、緬[tɕio]、‘準[tɕin]、准[tɕin]、褚[tɕy]、处[tɕy]、‘黍[ɕy]、蔗[ɕy]。但是在北京語音里讀舌尖後音，江陰語音里讀舌面音的字占的比重是很少的，主要要注意到在江陰方言里的舌尖前音里的字，有部分在北京音

里是讀舌尖後音的；但也要曉得在江陰語音里的舌面音里还有小部分的字，北京語音里也是讀舌尖後音的。

江陰語音的舌尖前音 [ts] [tsʰ] [s]，与北京音系里的舌尖前音在相拼的时候是不同的。江陰的舌尖前音，既可以和 [i] 拼，也可以与 [y] 拼，而北京語音里的舌尖前音里是沒有齐，撮呼的。例如：

北 京	江 陰
‘姐 [tɕie] 借’ [tɕie]	‘姐 [tsia] 借’ [tsia]
焦 [tɕian] ‘剿 [tɕian]	焦 [tsio] ‘剿 [tsio]
槍 [tɕʰian] ‘搶 [tɕʰian]	槍 [tsʰian] ‘搶 [tsʰian]
清 [tɕʰin] ‘請 [tɕʰin]	清 [tsʰin] ‘請 [tsʰin]
新 [ɕin] 信’ [ɕin]	新 [sin] 信’ [sin]
蕭 [ɕiau] ‘小 [ɕiau]	蕭 [sio] ‘小 [sio]

聚’ [tɕy]	緒’ [ɕy]	聚’ [tsy]	緒’ [tsy]
‘娶 [tɕʰy]	趣’ [tɕʰy]	‘娶 [tsʰy]	趣’ [tsʰy]
絮’ [ɕy]	須 [ɕy]	絮 [sy]	須 [sy]

江陰語音的尖團音是分得很清楚的，北京語音不分尖團，因此北京語音里的“經輕興”和“精清星”，“姜腔香”和“將槍箱”是沒有分別的。舌前組的音，在江陰語音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沒有合口，不与 [u] 相拼。在北京的語言里，凡是這一組的字母，都能与 [u] 相拼的。例如：

北 京	江 陰
租 [tsu] ‘祖 [tsu]	租 [tsɕʰ] ‘祖 [tsɕʰ]
‘左 [tsuo] 做’ [tsuo]	‘左 [tsɕʰ] 做’ [tsɕʰ]
‘嘴 [tsuei] 最’ [tsuei]	‘嘴 [tsɕʰ] 最’ [tsɕʰ]
宗 [tsun] ‘总 [tsun]	宗 [tsɕʰ] ‘总 [tsɕʰ]
村 [tsʰun] ‘寸’ [tsʰun]	村 [tsʰen] ‘寸’ [tsʰen]
搓 [tsʰuo] 錯’ [tsʰuo]	搓 [tsʰɕʰ] 錯’ [tsʰɕʰ]
苏 [su] 素’ [su]	苏 [sɕʰ] 素 [sɕʰ]
梭 [suo] ‘鎖 [suo]	梭 [sɕʰ] ‘鎖 [sɕʰ]

在这現象里，我們可以看到在江陰語言里，這一組音的字，不是把合口失落，就是把元音變掉，在學習普通話的時候，這兩點必須加以注意。

在江陰的舌前音 [t] 和 [tʰ] 里，有开齐